



高原春秋

李文珊 著

71

研究所

高 原 春 秋

李 文 珊 著

西 藏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·拉萨

封面设计：马刚

西藏自治区出版局资料室赠

高原春秋

李文珊 著

*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

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6.125 字数：157千字 插页：2

1979年6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6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70·40 定价：0.51元

献 给

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

目 录

血海怒.....	(1)
当年鏖战急.....	(28)
一桩新事.....	(37)
百万农奴的榜样.....	(43)
粮食问题.....	(72)
海螺.....	(79)
支部委员.....	(83)
乡长的故事.....	(89)
“柱子”.....	(95)
顽强的人.....	(110)
在阶级斗争中成长.....	(118)
草原好铁匠.....	(133)
雪山“鸿雁”.....	(137)
“商官”.....	(141)
英雄父子喜相逢.....	(147)
人间沧桑话准巴.....	(153)
今昔马及墩.....	(166)

开源的人们 (170)

爱管闲事的老人 (175)

“绵羊姑娘” (184)

后记

血 海 怒

一

山高沟深的列麦，阴霾四起，暗无天日。

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，在一块田地上灌溉庄稼。

这是一片沿河靠路的田地，约有五、六十克^①大，也比较平整，只是满地都长了马兰草。一小块、一小块接近枯黄的青稞苗儿，被霸道的马兰草包围着，象是方桌上摆了许多茶碗；水渠也好似长虫、蚯蚓，随着椭圆形地块弯来绕去。

浇地的女人赤着双脚，一会儿到浇不上水的地方挖沟，一会儿又到低洼积水的地方铲土挡水。忽然，她觉得脚底下的泥水里有件东西，便弯腰把它抓出来，原来是一只锈得发了绿的铜耳环。她拿着这只铜耳环，在盖不住膝盖的破氍毹裙子上擦拭几下，然后装进了怀里。

这时，列麦岗上扬起了尘土，有一行人马从那里跑了过来。浇地的女人赶紧躬身、低头躲避着，等这些人飞跑过去，她才直起腰来偷偷看了一眼。那骑着高头大马、耀武扬威的男人，是雪觉沃玛家的大儿子雪觉沃玛·朗杰，虽然已经过去很远，但戴在他左耳朵上的金耳环还闪着光亮。另外几个骑马人，是雪觉沃

①克：藏语容量单位，一克酥油约七斤；粮食容量各地不统一，一般一克粮约二十八斤。也是地积单位，播种一克种子的土地称为一克，约合一市亩。

玛家的亲信佣人和保镖，前呼后拥地簇拥着朗杰，向加玉方向驰去。

阴沉沉的天气，叫人憋闷得难受，但朗杰的心情却是少有的好。“咯嗒咯嗒”的马蹄声，使他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欢乐中……

一九四〇年，十四世达赖喇嘛“坐床”，达赖的父母由青海省湟中县迁到拉萨，被封为“尧西达孜”，立刻成了西藏的大贵族。为了向“神王”的父母讨好，政教合一、僧侣贵族专政的西藏地方政府，把加玉地区册封“尧西达孜”，作为他们的世袭领地。扁平三角形的加玉地区范围很大：东起边陲准巴，西至列麦，约有一百四、五十里长；南到江姆，从北到南，也有六、七十里宽。它拥有一百五十多个大、小村庄，一千零六十多户、三千五百八十多名农奴，七千五百多克土地和近两万头（只）牲畜。过去，这个地区归西藏地方政府下属隆子宗管辖，叫作“加玉谿卡”①。贵族“尧西达孜”得到了它，就千方百计抬高它的地位，以便和势力强大的隆子宗②抗衡。他们擅自把加玉谿卡升为加玉宗，并由他们直接委派宗本③。列麦的雪觉沃玛，历来是加玉谿卡的下属，还担任着世袭佐扎④和世袭根保⑤。尽管这个全家只有五口人的小贵族，已经占有二百五十多克土地，近千头（只）牲畜和好几座楼房；拥有二十五个奴隶，还雇着六个长工，但协助宗本处理一切事务的堂堂佐扎，只掌管列麦岗一个庄园，权势未免太小。因此，他们大有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的感慨。现在，有了“尧西达孜”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靠山，加玉谿卡升成了宗，水涨船高，雪觉沃玛还能不捞一把吗？

在加玉宗举行的佐扎和根保联席会议，没有使朗杰失望。会议

① 谿卡：封建庄园。他的头目叫谿堆。

② ③宗：系原西藏地方政府行政区划，相当于县；宗本，相当于县长。

④ 佐扎：与宗本合作办事的豪绅。

⑤ 根保：小头人。

决定，加玉宗下设十八个“丁卡”^①，雪觉沃玛除继续掌管“列麦丁卡”，宗本又把紧靠列麦的“仙居丁卡”划归他来管辖。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多户农奴和二百六十多克差地，真把朗杰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会议一散，他就跃马扬鞭返回列麦。

但使他大为不快的是，他的金耳环在得意忘形之中丢掉了，派人四出找了几天，毫无所获。

不久，朗杰听人说桑钦寺的女奴隶梅朵卓玛拣到一个耳环。他翻起黄眼珠子一想：“不错，那天我去加玉，她正在大路边的地里灌水，一定是她，哼！一定是她！”立刻就差人拿上绳子，去捆梅朵卓玛。按西藏地方政府的规定，贵族和官家，不论大小，都无权处理寺院的奴隶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压迫农奴这一点上，农奴主之间是不会有有什么分歧的。而且桑钦寺的强佐^②，外名叫“蝎子”的罗桑次准就是他的亲舅舅，强佐又是直接管寺院奴隶的头人。刚刚荣升加玉宗世袭佐扎的大外甥要抓梅朵卓玛，舅舅能不帮忙吗？

飞来横祸加在梅朵卓玛头上，走进雪觉沃玛家的楼院，迎接她的就是一顿殴打。朗杰发着狞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说真话，就是对‘万能全知的菩萨’不忠诚。这是用鲜血来考验你。快把金耳环交出来！”梅朵卓玛痛哭着，拿出那只锈得发了绿的铜耳环给朗杰看，朗杰根本不信，一口咬定金耳环不仅是她拣的，而且是她有意偷的！除了自己的身影一无所有的奴隶，就是要了她的命，也拿不出一只金耳环呵！朗杰又命令他的狗腿子，把梅朵卓玛按倒在地，用棍子狠打，直打得她一块一块往下掉肉，然后，又给她戴上手铐、脚镣，关进楼下的监狱。四十六岁的梅朵卓玛，经不起这残酷的迫害，没有多久便含冤而死。

① 丁卡：谿卡所管辖的范围为若干丁，丁所管辖的地方称为丁卡，其头目即是根保。

② 强佐：寺院的大管家。

梅朵卓玛之死，使许多农奴义愤填膺。一天，青年奴隶遵珠，扔下手里的活路逃跑了。

遵珠原是官家隆子宗下属德吉林谿卡的奴隶。不久前，隆子宗把他转让给加玉宗，他才又成了雪觉沃玛管辖下的人。他的逃跑，真是一件有损雪觉沃玛家“尊严”的事，更何况又是发生在他们刚刚得势之后。朗杰派人到错那宗的伦布地方，把躲在那里的遵珠绑了回来，按照他那“不杀山羊，绵羊不会发抖”的逻辑，恶狠狠地对手下人说：“羊子有毛就拔毛，对没有毛的鱼就给我一块一块划肉吃！”喽罗们心领神会，立即把身无半钱藏银的遵珠拖出去打了个半死。打过之后，朗杰又把奴隶和小差巴们召集起来，出人预料地当众宣布：对遵珠实行两个月的“流放”！

朗杰的这项决定，虽说是史无前例，闻所未闻，但也并没有什么奇怪。他们管辖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天下；他们说什么，什么也就是“法律”。二十世纪初，列麦岗有六、七户农奴害了一种传染病，他的父亲、老佐扎洛桑旦巴，就把那些农奴赶在隆子河彼岸一个叫“穷古厦”的破房子里，让这些人“与世隔绝”，结果房子倒塌，大小几十口全部丧命。今天，“流放”一个年青的奴隶，又能算作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？！

于是，遵珠被“流放”到雪觉沃玛的新领地仙居村。白天，他在世裘佐扎的“自营地”上干活，由领种差地的差巴①们轮流管饭；夜晚，将他关进一间地牢，用黑牛毛绳子把他捆住，还要在绳结上打火漆、盖印章。两个月过去了，朗杰宣布流放期满，但同时宣布了新的决定，遵珠将成为雪觉沃玛家的终身奴隶。

如果说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小贵族雪觉沃玛凭藉“尧西达孜”这个大靠山横行霸道、扶摇直上的“兴旺”时期，那末，对其他统治阶级说来，这一时期同样也是他们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① 差巴：支差的人，他们是领种领主差地的农奴，按差地多少，给领主支差和交纳贡赋。

在距离列麦岗不远的伦嘎村，另一个世袭佐扎德吉林·罗桑单增，正在喜气洋洋地大摆筵席，热烈隆重地举行婚礼。

今天，德吉林这个古老而巨大的庄园，真成了“幸福园”！高朋满座，宾客如云，音乐声、喧哗声响成一片。亲信佣人们跑来跑去地打茶、敬酒、做饭，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，大管家还在后面抽着鞭子，嫌他们手脚太慢。那些珠光宝气、脑满肠肥的来客们，一堆一堆地坐在花团锦簇的高垫子上，品着很浓的酥油茶，十分庸俗地高谈阔论着。

“呵勒——！佐扎啦有福气，找了两个如此漂亮的贵人。真是雍荣华贵……”

“听说夫人们的父亲旺扎老爷，还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物呢！”

谁说不是，他老人家就是乃东宗克松谿卡的谿堆嘛！”

“噢啧啧！克松不就是噶伦①索康·旺清格勒老爷的庄园吗？这更是一棵摇不动的大树哩！”

自称是“龙措僧坎”②的德吉林，近百年来一直是这一带的“太上皇”。伦嘎村的五、六十户人家，除个别米拉③、堆穷④，都是他们的奴隶，莫拉河两岸那三百多克土地，全归他们占有，他们还霸占着一百九十二间房屋，一千四百多头（只）牲畜，是列麦名符其实的头号大“德巴”。

德吉林的经济占有水平，和他们在政治上的特权成正比例。先前，它只是隆子宗政府下属的一个谿卡，随着财富的增加，以后又成了隆子宗的世袭佐扎。被称为“卫杰隆子”的隆子宗，是西藏第一大宗，宗本的官阶不能低于正五品，每年法定可以搜刮民脂民膏八百克（每克四十二斤），折粮三万三千六百斤，是一

① 噶伦：意为执掌命令的大臣。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最高领导。

② 龙措僧坎：意为独霸一方。

③ 米拉：雇工。

④ 堆穷：小户，无差地的贫苦农奴。

个很厉害的政治后台。德吉林成了隆子宗的世袭佐扎，自然就是官家在列麦的合法代表。政治上的权力提高了，搜刮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。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他们真是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，常常吹嘘自己“权势之大纵贯蓝天；地位之高，如白帐篷之顶。”但他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为了霸占更多的生产资料，确保首要富户的地位，又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，娶了旺扎的两个女儿做老婆，和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·旺清格勒的代理人拉上关系。

庄园里张灯结彩，歌舞升平，在海拔五千五百多米的莫拉山上，却是另外一番凄惨景象。狂风怒号，雪团飞舞，一个衣衫褴褛，身背沉重背篓的中年人，艰难地找寻着被大雪掩盖起来的山路，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。忽然，他打了个趔趄，又摇晃了几下，连同背篓一起倒进雪窝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冻死在莫拉山的那人叫索朗次仁，是德吉林家的“半奴隶”，小时候人们都管他叫“爱笑的人”。自从进了这地狱一般的封建庄园，他的脸上却只有泪痕和鞭伤，再也看不到一丝笑容。德吉林·罗桑单增办喜事的前夕，偶然想起了他那在三安曲林吉卜寺当尼姑的妹妹益西，尽管这个剃度成光头的小姐，已经给吉卜寺的“阿爸活佛”生过两个孩子，但总还是他们家里最诚心“求经”的人。他着人准备了七、八十斤红色颜料，要“爱笑的人”日夜兼程送往吉卜寺，以便在他举行“迎亲大典”的吉祥时刻，让吉卜寺的高大墙壁也涂上一层庄重的绛红色，以表示他对释迦牟尼的崇敬。“爱笑的人”本来就身患重病，再加高山上的风雪严寒，他没能把颜料送到吉卜寺，反倒成了主人婚礼上的一件牺牲品。

封建庄园的高楼上，成天都是花天酒地，杯盘狼藉；近在咫尺的楼下，却发生着一宗又一宗骇人听闻的事情。

两个七十多岁、已经半死的老奴隶，躺在又是屎又是尿的畜圈里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着：“可怜可怜吧！给我一口水，给

我一口水！”这是央金和卓玛。从八岁起，她俩就给德吉林当奴隶，六十多年过去，身上的油水被榨干，再也不能给庄园干什么活了，罗桑单增就把她们一脚踢开，不光不给吃的、穿的，连口水也不准给，要让她俩活活地饿死！

另一边，一个伤痕斑斑、骨瘦嶙嶙的小女孩，在狗窝旁爬来爬去。肥大的母狗卧下来，几只小狗爬上去吃奶，什么也不懂的小女孩，又冒着被咬的危险爬了过去，吮起母狗的一个奶头……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不管自己的孩子？其实，她的妈妈次仁卓玛此刻就在庄园一旁的地里，正在干着老爷、太太们需要她干的活路。德吉林对女奴隶有三条“独创”的规定：不准带小孩子下地，不准带小孩子上楼，不准给孩子喂奶。嗷嗷待哺的婴儿，终日被扔在狗窝旁，不吃狗奶她又还能吃什么呢？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瓮声瓮气的蟒桶号声，从“积善之地”桑钦寺响了起来；点燃着的松枝，升起了袅袅灰烟。虽然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，但每逢听到这声音，看到这灰烟，领种寺院差地的小差巴们，世代代给寺院当奴隶的人们，就情不自禁地心惊肉跳，不知所措。

作为列麦农奴主之一的桑钦寺，它的“拿手好戏”是以宗教迷信思想束缚广大农奴。它占有的物质财富，比起德吉林和雪觉沃玛毫不逊色；就压迫、剥削农奴来说，它和德吉林、雪觉沃玛也完全可以“媲美”。它掌管着涅堆河畔的涅堆谿卡，那里的农奴都是它的“百姓”，寺院的涅仓①占有着二百多克土地和七百多头（只）牲畜；寺院附近银堆村的二十多户人家，还都是直接为它服务的“差瑶”②和“遵玛”③。其中，光桑钦寺“活佛”一个人，就占有耕地四十一克，牧场三个，牲畜四百多头（只），

① 涅仓：寺院中管理喇嘛生活事宜的管家。

② 差瑶：奴隶。

③ 遵玛：寺庙中的女佣人。

男女奴隶四十四人。

然而今天的桑钦寺却非同往常，蟒桶号、琐呐和海螺号吹得格外响，燃起的松烟也特别粗，在寺院的房顶上，还挂起一面又一面经幡。原来，它也在办“喜事”：欢迎新近才从“国都”南京归来的一位“大员”。

一个留着官派八字胡，尖下巴，身披袈裟的人缓步走来，上层喇嘛们满脸堆笑，敬献哈达，带头合十，要不是有佛教“戒律”的约束，他们很可能会疯狂地跳了起来。被热烈欢迎的这个人，就是颇受国民党“中央政府”青睐的单增当居。

单增当居原在桑钦寺当涅仓。一九四七年初，被选为伪“国大代表”，同西藏的另外五个“代表”，途经印度加尔各答飞往南京，出席了伪“国民代表大会”，并被选为伪立法委员。他在南京鬼混了将近两年，取了个汉名叫“邓奎”，由国民党“蒙藏委员会”的“段专员”等人介绍，加入了祸国殃民的国民党，独夫民贼蒋介石还先后几次接见了。一九四八年底，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益逼近国民党的老巢，蒋家王朝濒于覆灭，南京政府如鸟兽散，成了丧家之犬的单增当居，不得不夹着尾巴溜了回来。

历史悠久，香火旺盛的桑钦寺，本来就有强有力的后盾。它的上级寺院是以隆子扎果寺为中心的六寺统一管理机构，叫“德珠拉章”^①。七个大寺院和十三个小寺院扭在一起，统一管理，还有两个势力雄厚的“若祭”^②。“德珠拉章”的上级寺院，则是名声显赫的拉萨目汝寺。如今，它又有了单增当居这个国民党的忠实奴才，脖子越来越粗，就更加胆大包天，为所欲为了。

道貌岸然的“活佛”爱到他那绿树成荫的林卡里“正襟危坐”，修真养性。有一天，他的兴致忽然改变，牵上心爱的猴

① 德珠拉章：原意为六个寺庙活佛的住处。

② 若祭：德珠拉章的管家。

子，漫步到林卡里去玩。养尊处优的“活佛”坐在一旁，欣赏着猴子的各种可笑动作，玩了一会儿，他有些腻了，就把猴子放开，让它到处奔跑。

紧靠林卡是个马圈，马圈里放着一只筐子，里面有个不满周岁的婴儿。精力过剩、活蹦乱跳的猴子，一头钻进马圈，上去就用利爪扣出婴儿的一个眼珠，接着又活剥婴儿的头皮。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婴儿，只会“哇哇”啼哭，不一会儿便被猴子咬死。看着这惨绝人寰的情景，“活佛”手捻佛珠，仰起脸来哈哈大笑。

死于猴口的婴儿，父母都是桑钦寺的奴隶。父亲居美仁增，常年在高山牧场为寺院放牧牲口，母亲次仁给寺院种地，他们都没有时间照顾孩子。居美仁增听说他的孩子遭到残害，连夜赶下山来去找寺院讲理。上层喇嘛们毫无认错的意思，反而对他严加怒斥：“该死的奴才，生下来就是喂猴子的！死个把孩子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在牧场上放牧，难道就不死牲口吗？”

佛铃叮当的寺院外面，发生着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香烟缭绕的寺院里头，也是一座血淋淋的人间地狱。根据“三子一僧”的铁的规定，从小就进入寺院的贫苦喇嘛，实际上是一批穿着袈裟的农奴，他们的生活绝不比寺院外的奴隶们好一星半点。上层喇嘛是寺院里的统治阶级，他们对待贫苦喇嘛，和寺外的农奴主对待农奴毫无二致，轻则拳打脚踢，重则皮鞭棍棒。那秉承“活佛”意旨、专管寺院“法律”的“铁棒喇嘛”^①，穷凶极恶，更是贫苦喇嘛的生死冤家。“国大代表”单增当居衣锦荣归不久，寺院里就制造了一起惨案：贫苦喇嘛旦增希绕和“蝎子”强佐罗桑次准吵了几句，就被他们活活打死在“大慈大悲”的菩萨面前。

当年修建这座寺院时，自称是从天鹅蛋里孵生出来的却吉甲巴，有意把整个寺院的建筑，设计成一只蝎子的形状。站在列表

^① 铁棒喇嘛：为寺院执法喇嘛。

的大铜锅坝上俯瞰，真是维妙维肖：强佐、瓮则①和吉巴②们的住处，宛如蝎子的两个前爪，经堂象是充满毒汁的肚子，而最高统治者“活佛”那小巧玲珑的宅院，则好似拖在蝎子尾后的毒钩。寺院的所作所为，和它的形状又是何等相似呵！

官家、寺院、贵族这三大领主，就是压在列麦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。他们狼狈为奸，互相勾结，压得人民抬不起头，喘不过气，压得人们面临绝境，苦不堪言。

二

一九四一年秋天。青稞即将黄熟。田野上燃起吉祥的松烟。头戴“烧饼帽”的德吉林佐扎，率领着一帮子人，抬着挂满哈达的各种贡品走出伦嘎村，大摇大摆地转着田埂，正向南面一片叫作“皮康”的土地走来。农奴主阶级一年一度祈神保佑丰收的望果节开始了。

偏偏在这个时候，贫苦农奴平措的妻子临产。结婚后第一次生儿养女，本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，但平措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打转。看看越来越近的“转田”的人们，再看看脸色腊黄、忍着阵痛的妻子，平措头上挂满了汗珠。猛然间，他当机立断，拖上已经站立不住的妻子，就朝着“皮康”以南的青稞地猛跑。跑在半道上，孩子便开始出生，但他们仍不顾一切地跑着。快跑出“皮康”地界了，又向南猛冲一大步，然后一头钻进一丛青稞里。刚刚蹲下，孩子就呱呱坠地。这时，年青的夫妇俩都不约而同地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平措用衣襟擦着眼泪和汗水，气愤而又难过地说：“你和孩子都受了苦，但谢天谢地，这笔捐税总可以免交了。”

这真是一个使人难以理解的现象。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① 瓮则：领诵经文的喇嘛。

② 吉巴：寺院中监督奴隶、佣人劳动，催租、收债的喇嘛。

一千三百年前、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大臣禄东赞，出生在莫拉沟里的冲萨地方。尽管这位大臣很有智慧，但他生前也绝不会想到，这竟会成为农奴主阶级盘剥农奴的一个由头。

冲萨地方归德吉林佐扎管辖。他们巧立名目，把北至冲萨、南到“皮康”这十多华里长的河谷地带划为“净洁的圣地”。既然是“圣地”，居住在“圣地”上的人们也就是“得天独厚”。

“为了纪念大臣，要点很多很多的酥油灯”，农奴们的人头税、烧火地皮税和冒烟税，自然应当比其它地方多交二分之一。既然是“圣地”，“圣地”上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当然也都是“神圣”的，无论如何玷污不得。农奴们养家禽、喂牲畜，要吃“圣地”上的草，喝“圣地”上的水，还要糟踏“圣地”上的土，都属于“犯罪”，必须交税免灾：喂一只鸡，一年交五大升粮食或五十个鸡蛋；喂一口猪，交十六升粮食；喂一头奶牛，交一克酥油；喂羊，除了交羊毛，每年要到“圣地”上拣三天石头……至于农奴家里添人减口，那就更是对“圣地”的严重亵渎，尤其要重重地交税。他们规定：生一个孩子或死一口人，都得交四克半（每克四十二斤）粮食的捐税；如果当日生、当日死，一下子就得交纳九克！

贫苦农奴平措居住在“皮康”以北的普柔村，属于“圣地”的范围，他的孩子如果生在家里，就得手捧哈达到德吉林去“谢罪”。“谢罪”倒还在其次，那近二百斤粮食又从哪里来？因此，他夫妇俩不得不冒着母子二人的生命危险，把这个小农奴生在“圣地”以外的青稞地里。

列麦的七户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，共同奉行着一条信守不渝的哲学：“要从一头牛身上扒下两张皮来！”对待农奴，他们都有巧取豪夺的借口，也都有敲骨吸髓的手段。乌拉差役、人身依附和高利贷，就是缠在广大农奴身上的三条毒蛇！

“尧西达孜”在列麦的代理人雪觉沃玛，共占有五百多克土地。这个霸占土地最多的统治者，就采用分种差地的形式剥削农